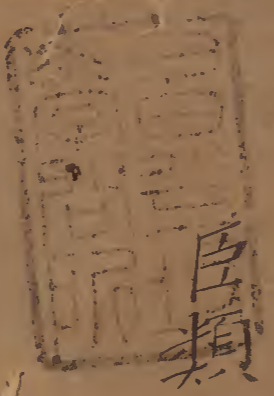


編類纂 百七十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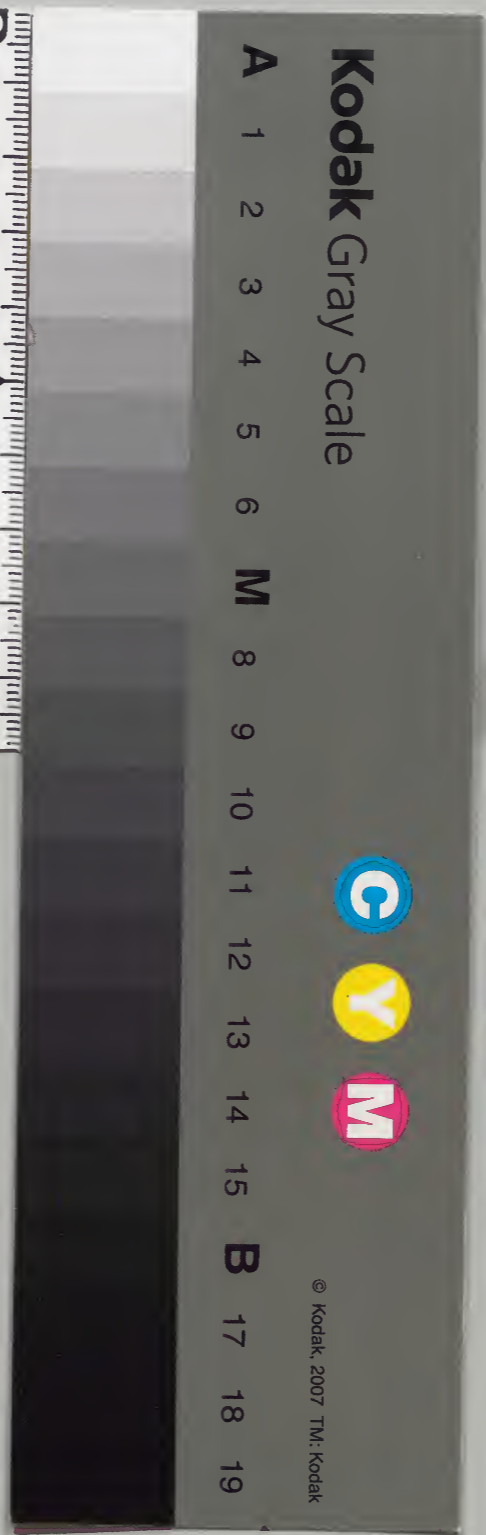


七十五

庫文閣			漢書類
五九函	一	三六九號	
一	〇	架冊	

庫文閣內			漢書類
三六七函	一	三〇六九號	
三	〇	架冊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3069
冊數	120 (75)	
函號	367	5



八編類纂卷之二百七十五

左編

臣類

宋王安石

守成

淺草文庫

王安石字介甫撫州臨川人少好讀書一過目終身
不忘其屬文動筆如飛初若不經意既成見者皆服
其精妙友生曾鞏攜以示歐陽修修為之延譽擢進
士上第簽書淮南判官舊制秩滿許獻文求試館職
安石獨否再調知鄞縣起堤堰決陂塘貸穀與民出
息以償俾新陳相易邑人便之通判舒州文彥博為

此本此

八編類纂

卷之二百七十五

臣

處冠手有出

相薦安石恬退乞不次進用以激奔競之風尋詔試館職不就修薦為諫官以祖母年高辭修以其須祿養言於朝用為羣牧判官請知常州入為度支判官時嘉祐三年也安石議論高奇能以辯博濟其說果於自用慨然有矯世變俗之志於是上萬言書以為今天下之財力日以困窮風俗日以衰壞患在不知法度不法先王之政故也法先王之政者法其意而已法其意則吾所改易更革不至乎傾駭天下之耳目囂天下之口而固以合先王之政矣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財收天下之財以供天下之費自古治

世自道其
所短

漸露形迹
恐與許高
亟不須如
此著也

世未嘗以財不足為公患也患在治財無其道爾在位之人才既不足而閭巷草野之間亦少可用之才社稷之託封疆之守陛下其能久以天幸為常而無一旦之憂乎願監苟且因循之弊明詔大臣為之以漸期合於當世之變臣之所稱流俗之所不講而議者以為迂闊而熟爛者也後安石當國其所注措大抵皆祖此書俄直集賢院先是館閣之命屢下安石屢辭士大夫謂其無意於世恨不識其面朝廷每欲畀以美官惟患其不就也明年同修起居注辭之累日閣門吏齎敕就付之拒不受吏隨而拜之則避於

八編類集

卷一百七十五

臣類

刑吏置敕於案而去。又追還之上章。至八九乃受。遂知制誥。糾察在京刑獄。自是不復辭官矣。有少年得鬪鶉。其儕求之不與。恃與之昵。輒持去。少年追殺之。開封當此人死。安石駁曰。按律。公取竊取。皆爲盜。此不與而彼携之去。是盜也。追而殺之。是捕盜也。雖死當勿論。遂劾府司失入。府官不伏。事下審刑大理。皆以府斷爲是。詔放安石。罪當詣閣門謝。安石言。我無罪。不肯謝。御史舉奏之。置不問。時有詔舍人院無得申請除改文字。安石爭之曰。審如是。則舍人不得復行其職。而一聽大臣所爲。自非大臣欲傾側而爲私。

則立法不當如此。今大臣之弱者不敢爲陛下守法。以忤諫官御史。彊者則挾上旨以造令。諫官御史亦無敢逆其意者。陛下兩聽其所爲而不問。臣實懼焉。語皆侵執政。由是益與之忤。以母憂去。終英宗世。召不起。安石本楚士。未知名於中朝。以韓呂二族爲巨室。欲藉以取重。乃深與韓絳絳弟維及呂公著交。三人更稱揚之名。始盛。神宗在頴邸。維爲紀室。每講說見稱。輒曰。此非維之說。維之友王安石之說也。及爲太子庶子。又薦自代。帝由是想見其人。甫卽位。命知江寧府。數月。召爲翰林學士兼侍講。熙寧元年四月。

始造朝入對帝問爲治所先對曰擇術爲先帝曰唐太宗何如曰陛下當法堯舜何以太宗爲哉帝曰卿可謂責難於君朕自視眇躬恐無以副卿此意可悉意輔朕庶同濟此道一日講席羣臣退帝留安石坐曰有欲與卿從容論議者因言唐太宗必得魏徵劉備必得諸葛亮然後可以有爲二子誠不世出之人也安石曰陛下誠能爲堯舜則必有臯夔稷卨誠能爲高宗則必有傳說彼二子皆有道者所羞何足道哉以天下之大人民之衆百年承平學者不爲不多然常患無人可以助治者以陛下擇術未明推誠未

至雖有臯夔稷卨傳說之賢亦將爲小人所蔽卷懷而去爾帝曰何世無小人雖堯舜之時不能無四凶安石曰惟能辨四凶而誅之此其所以爲堯舜也若使四凶得肆其讒慝則臯夔稷卨亦安肯苟食其祿以終身乎登州婦人惡其夫寢陋夜以刃斫之傷而不死獄上朝議皆當之死安石獨援律辯證之爲合從謀殺傷減二等論帝從安石說且著爲令二年二月拜叅知政事上謂曰人皆不能知卿以爲卿但知經術不曉世務安石對曰經術正所以經世務但後世所謂儒者大抵皆庸人故世俗皆以爲經術不可

施於世務耳。上問然則卿所施設以何先。安石曰：變風俗、立法度，最方今之所急也。上以為然。於是設制立法誤置三司條例司，命與知樞密院事陳升之同領之。安石令其黨呂惠卿任其事，而農田水利、青苗均輸保甲免役、市易保馬、方田諸役，相繼並興，號為新法。遣何謂法度提舉官四十餘輩，頒行天下。青苗法者，以常平糴本作青苗錢，散與人戶，令出息二分。春散秋歛，均輸法者，以發運之職，改為均輸，假以錢貨，凡上供之物，皆得徙貴就賤，用近易遠，預知在京倉庫所當辦者，律以便宜蓄買。保甲之法，籍鄉村之民，二丁取一，十家

為保，保丁皆授以弓弩，教之戰陣，免役之法，據家貫高下，各令出錢。雇人克役，下至單丁女戶，本來無役者，亦一槩輸錢，謂之助役錢。市易之法，聽人賒貸，縣官財貨，以田宅或金帛為抵當，出息十分之二。過期不輸息，外每月更加罰錢百分之二。保馬之法，凡五路義保願養馬者，戶一匹，以監牧見馬給之。或官與其直，使自市。歲一閱其肥瘠，死病者補償。方田之法，以東西南北各千步，當四十一頃六十六畝，一百六十步為一方。歲以九月，令佐分地計量，驗地土肥瘠，定其色號，分為五等。以地之等均定稅數，又有免行

亦好

錢者約京師百物諸行利入厚薄皆令納錢與免行
祇應自是四方爭言農田水利古陂廢堰悉務興復
又令民封狀增價以買坊塲又增茶鹽之額又設措
置河北糴便司廣積糧穀于臨流州縣以備饋運由
是賦歛愈重而天下騷然矣御史中丞呂誨論安石
過失十事帝為出誨安石薦呂公著代之韓琦諫疏
至帝感悟欲從之安石求去司馬光答詔有士夫沸
騰黎民騷動之語安石怒抗章自辯帝為與辭謝令
呂惠卿諭旨韓絳又勸帝留之安石入謝因為上言
中外大臣從官臺諫朝士朋比之情且曰陛下欲以

議亦高奇
可喜

先王之正道勝天下流俗故與天下流俗相為重輕
流俗權重則天下之人歸流俗陛下權重則天下之
人歸陛下權者與物相為重輕雖千鈞之物所加損
不過銖兩而移今奸人欲敗先王之正道以沮陛下
之所為於是陛下與流俗之權適爭輕重加銖兩之
力則用力至微而天下之權已歸于流俗矣此所以
紛紛也上以為然安石乃視事琦說不得行安石與
光素厚光援朋友責善之義三貽書反覆勸之安石
不樂帝用光副樞密光辭未拜而安石出命遂寢公
著雖為所引亦以罷新法出潁州刺史轉運使謝景

歛二字
服

溫雅善安石，又與安石弟安國通姻。先是安石獨對，上問曰：「陛下知今日所以紛紛否？」上曰：「此由朕置臺諫，非其人。」安石曰：「陛下遇羣臣無術，數失事機，別置臺諫官，恐但如今日措置，亦未能免其紛紛也。」於是專用景溫為侍御史，監察御史張戢言：「入為聚歛好勝，遂非。」既上疏，又詣中書力爭，辭氣甚厲。魯公亮俛首不答，安石以扇掩面而笑。戢怒曰：「叅政笑戢，戢亦笑叅政。」叅政所為，豈但戢笑，天下誰不笑者？退即家居待罪，遂絀為知縣。于是御史劉述、錢顛、程顥、陳襄、陳薦、楊繪、劉摯等，諫官范純仁、李常、孫覺、胡

宗愈皆不得其言，相繼去。又驟用秀州推官李定為御史，知制誥宋敏求、李大臨、蘇頌封還詞頭，御史薛昌朝、范育論定不孝，皆罷。逐翰林學士范鎮，三疏言青苗奪職致仕。初安石在侍從，每為人言唐太宗令諫官隨宰相入閣，最切於治道，後世所當行也。及為叅政，而孫覺、李常為諫官，執安石此論，遂列奏請舉行之。安石不可，曰：「是又益兩叅政也。」安石欲置其黨二人于經筵，以防察奏對者，遂以呂惠卿為崇政殿說書，惠卿遭喪去。安石未知所托，得曾布信任之。亞於惠卿，復薦為崇政殿說書。布資序淺，人尤不服。三

安石謂亦
存次序但
二祖宗法
足守爲
守

年舊制文選屬審官院武選屬樞密院至是帝與安石議分審官爲東西院東主文西主武奪樞密之權且阻樞密使文彥博也彥博言于帝曰若是則臣無由與武臣相接何由知其才而委令之哉帝不聽上諭安石曰聞有三不足之說否安石曰不聞上曰陳薦言外人云今朝廷以爲天變不足懼人言不足恤祖宗之法不足守安石曰陛下躬親庶政唯恐傷民此卽是懼天變陛下詢納人言無大小唯是之從豈是不恤人言然人言固有不足恤者苟當於義理則人言何足恤至於祖宗之法不足守則固當如此且

仁宗在位四十年凡數次修敕若法一定子孫當世守之則祖宗何故屢自變改今議者以爲祖宗之法皆可守然祖宗用人皆不以次今陛下試如此則彼異論者必更紛紛十二月拜同平章事明年春京東河北有烈風之異民大恐帝批付中書令省事安靜以應天變放遣兩路募夫責監司郡守不以上聞者安石執不下開封民被保甲有截指斷腕者知府韓維言之帝問安石安石曰此固未可知就令有之亦不足惟今士大夫睹新政尚或紛然驚異况於二十萬戶百姓固有蠢愚爲人感動者豈應爲此遂不敢

一有所為邪。帝曰：民言合而聽之，則聖亦不可不畏也。東明民或遮宰相馬，訴助役錢。安石白帝曰：知縣賈蕃，乃范仲淹之壻，好附流俗，致民如是。又曰：治民當知其情，偽利病不可示姑息。若縱之使妄，經省臺鳴鼓邀駕，恃眾僥倖，則非所以為政。帝用韓維為中丞。安石憾曩言指為善，附流俗以非上所建立，因維辭而上歐陽修乞致仕。馬京請留之。安石曰：修附麗昧心韓琦為社稷臣，如此人在一郡，則壞一郡；在朝廷則壞朝廷。留之安用，乃聽之。富弼以格青苗解使相，安石謂不足以阻奸，至比之共鯨。靈臺郎尤瑛言：天久

陰星失度，宜退。安石即黜隸英州。唐炯本以安石引薦為諫官，因請對極論其罪，謫死。文彥博言：市易與下爭利，致華嶽山崩。安石閱其奏，出彥博守魏。於是呂公著、韓維、安石藉以立聲譽者也。歐陽修、文彥博薦已者也。富弼、韓琦用為侍從者也。司馬光、范鎮、交友之善者也。悉排斥不遺力。禮官議：正太廟、太祖東嚮之位。安石獨定議，還僖祖於祧廟。議者合爭之，弗得上。元夕從駕乘馬入宣德門，衛士訶止之，策其馬。安石怒，上章請逮治。御史蔡確言：宿衛之士拱扈至尊而已，宰相下馬非其處所，應訶止。帝卒為杖衛士。

編類集
卷之五
臣類

學相欲官
其子此出
下策所謂
無所不至
也

八編類纂 卷五十五 九
斥內侍安石猶不平王韶開熙河奏功帝以安石主
議解所服玉帶賜之安石子雱為人慄悍陰刻無所
顧忌性敏甚年十三時得奏卒言洮河事歎曰此可
撫而有也使西夏得之則吾敵疆而邊患博矣故安
石聞王韶開熙河議因力主之雱未冠已著書數十
萬言舉進士調旌德尉雱氣豪睥睨一世不能作小
官安石執政所用多少年雱亦欲預選乃與父謀曰
執政子雖不可預事而經筵可處安石欲帝知而自
用乃以雱所作策及注道德經鏤板鬻于市遂傳達
于帝鄧綰曾布又力薦之召見除太子中允崇政殿

說書安石更張政事雱實導之常稱商鞅為豪傑之
士且言不誅異議者則法不行安石一日與程顥語
雱囚首跣足攜婦人冠以出問父所言何事安石曰
以新法為人所沮故與程君議之雱大言曰梟韓琦
富弼之首于市則法行矣安石遽曰兒誤矣顥曰方
與參政論國事子弟不可預始退雱不樂五年置城
邏卒察謗時政者七年春天下久旱饑民流離帝憂
形于色對朝嗟歎欲盡罷法度之不善者安石曰水
旱常數堯湯所不免此不足貽聖慮但當修人事以
應之帝曰此豈細事朕所以恐懼者正為人事之未

八編類纂 卷五十五 臣類

修爾。今取免役錢太重。人情咨怨。至出不遜語。自近臣以至后族。無不言其害。兩宮泣下。憂京師亂起。以爲天旱更失人心。安石曰。近臣不知爲誰。若兩宮有言。乃向經曹佾所爲爾。馮京曰。臣亦聞之。安石曰。士大夫不逞者。以京爲歸。故京獨聞此言。臣未之聞也。監安上門鄭俠上疏。繪所見流民扶老攜幼困苦之狀爲圖以獻。曰。旱由安石所致。去安石天必雨。俠又坐竄嶺南。慈聖宣仁二太后流涕謂帝曰。安石亂天下。帝亦疑之。遂罷爲觀文殿大學士。知江陵府。自禮部侍郎超九轉爲吏部尚書。呂惠卿服闋。安石朝夕

鄭俠因流民於此時
鄭俠傳也

汲引之。至京白爲參知政事。又乞召韓絳代已。二人守其成模不少失。時號絳爲傳法沙門。惠卿爲護法善神。而惠卿實欲自得政。忌安石復來。因郊禮薦安石爲使相。方進狀上。察見其情。遽問曰。王安石去不以罪。何故用赦復官。呂無以對。因鄭俠獄。陷其弟安國。又起李士寧獄。以傾安石。李士寧者蜀人。得道氣養生之術。又能言人休咎。安石與之有舊。每延于東府。迹甚熟。及呂惠卿執政。會山東告變。事連宗子世居。起獄推治。劾者言士寧嘗預此謀。敕天下捕之。獄具。世居賜死。士寧決杖。流永州。連坐者甚衆。呂爲此

皇極治舍
八裝同局

獄引寧意欲有誣、讎會安石再入、謀遂不行、絳覺惠
卿意密白帝請召安石、八年二月復拜相、安石承命
卽倍道來、三經義成、加尚書左僕射、以子雱為龍圖
閣直學士、雱辭、劾其父惠卿勸帝允其請、由是嫌隙愈著、
惠卿為蔡承禧所擊、居家伺命、雱風御史中丞鄧綰
復彈惠卿、與知華亭縣張若濟為奸利事、置獄鞠之、
惠卿出守陳、十月雱出東方詔求直言及詢政事之
未協於民者、安石率同列疏言、晉武帝五年、雱出軫
十年、又有字、而其在位二十八年、與乙巳占所期不
合、蓋大道遠、先王雖有官占、而所信者人事而已、天

人之變無窮、上下傳會、豈無偶合、周公召公、豈欺成
王哉、其言中宗享國日久、則曰嚴恭寅畏、天命自度、
治民不敢荒寧、其言夏商多歷年所、亦曰德而已、禪
寵言火而驗、欲禳之、國僑不聽、則曰不用吾言、鄭又
將火、僑終不聽、鄭亦不火、術如禪寵、未免妄誕、况今
星工哉、所傳占書、又世所禁、謄寫偽誤、尤不可知、陛
下盛德至善、非特賢於中宗、周召所言、則既閱而盡
之矣、豈須愚瞽、復有所陳、竊聞兩宮以此為憂、望以
臣等所言、力行開慰、帝曰、聞民間殊苦新法、安石曰、
祁寒暑雨、民猶怨咨、此無庸恤、帝曰、豈若并祁寒暑

雨之怨亦無邪。安石不悅退而屬疾。臥帝慰勉起之。其黨謀曰：今不取上素所不喜者，暴進之，則權輕。將有窺人間隙者。安石是其策。帝喜其出，悉從之。時出師安南，謀得露布，言中國作青苗助役之法，窮困生民。我今出兵欲相拯濟。安石怒，自草敕勝詆之。華亭獄久不成，雱以屬門下客呂嘉問、練亨甫共議，取鄧綰所列惠卿事，雜他書下制獄。安石不知也。省吏告惠卿于陳惠卿，以狀聞。且訟安石曰：安石盡棄所學，隆尚縱橫之末數方，命矯令罔上要君，此數惡力行於年歲之間，雖古之失志倒行而逆施者，未必如此。

又一書曰：勿使齊年知。齊年謂馮京也。與安石同官在中書，多異議。惠卿又發安石私書無使上知者。帝以示安石，安石謝無有。歸以問雱，言其情。安石咎之。雱憤恚，疽發背死。安石暴綰罪云：爲人子弟求官及薦臣婿蔡卞，遂與亨甫皆得罪。綰始以附安石居言職。及安石與呂惠卿相傾，綰極力助攻惠卿。上頗厭安石所爲，綰懼失勢，屢留之於上。其言無所顧忌。亨甫險薄，諂事雱以進。至是皆斥。安石之再相也，屢謝病求去。及子雱死，尤悲傷不堪，力請解機務。上亦厭之，罷爲鎮南軍節度使。同平章事判江寧府。復用馮

京知樞密以其不黨安石也。明年改集禧觀使封舒國公。屢乞還將相印。元豐二年復拜左僕射換特進。改封荆。七年王安石請以所居江寧府上元縣園屋創禪寺乞賜名額從之。以報寧禪院爲額。哲宗立加司空。元祐中卒年六十八。贈太傅紹聖中謚曰文先。是安石嘗辭一人所饋潤筆物不獲取。直諸院梁上。安石去祖無擇用爲公費。安石聞而惡之。及安石得政乃諷監司求無擇罪。會知明州苗振以貪聞御史王子韶使兩浙廉其狀。因迎安石意遂連無擇在杭州貪賄時無擇知通進銀臺司。自京師逮赴秀州獄。

巧詆無所得遂誣以他事謫爲忠正軍節度副使。安石因言于帝曰陛下遣一御史出即得無擇罪乃知朝廷於事但不爲未有爲之而無效者無擇以言語政事爲時名卿被誣放棄士論惜之。安石判金陵納節求宮觀得會靈觀使築地於南門外七里去荐山亦七里平日乘一驢從數童遊諸山寺欲入城則乘小航從潮溝以行所居四無居人其宅僅蔽風雨又不設垣墻望之若逆旅之舍有勸築垣輒不應。元豐末被疾奏捨此宅爲寺有旨賜名報寧疾愈稅城中屋以居竟不復造宅。安石不耐靜坐非臥即行晚卜

如此行徑
與初辭旨
同蓋謀也
和也

八編類纂

卷之三十五 臣類

古

八編類集 卷五 十一
居鍾山謝公墩自山拒城適相半謂之半山嘗畜一
驢每食罷必日一至鍾山縱步山間倦則卽定林寺
而睡往往至日昃乃歸率以爲常有不及終往亦必
跨驢中道而還黃庭堅嘗言人心動則目動王介甫
終日目不停轉熙寧庚戌冬安石自叅知政事拜同
中書門下平章事史館大學士是日百官造門奔賀
者無慮數百人安石以未謝皆不見之獨與某人坐
西廡之小關安石語次忽輦蹙久之取筆書窻曰霜
筠雪竹鍾山寺投老歸歟寄此生放筆揖而入安石
毋爲相承黨人之後平日肘腋盡去而在者已不可

信可信者又才不足以任事平日惟與子雱謀議而
雱又死知道之難行也於是慨然復求罷去遂以使
相再鎮金陵未幾納節求閒地久之得會靈觀使居
於金陵一日豫國夫人之弟吳生者來謁寓止於佛
寺行香廳會同天節建道場府僚當會於所謂行香
廳太守葉均使人白遣吳生吳生不肯遷泊行香畢
大會於其廳而吳生於屏後嫚罵不止葉均俛首不
聽而轉運毛抗判官李琮大不平之牒州令取問州
遣二皂持牒逮吳生吳生奔安石家以自匿安石初
未知其事也頃之二皂至門下云捕人而諠忿于庭

安石偶出見之，猶紛紜不已。公叱二皂去，葉均聞之，遂杖二皂而與毛抗、李琮皆詣安石謝。以公皂生疎，失於戒束，安石唯唯不答。而豫國夫人於屏後叱均抗等曰：「相公罷政，門下之人解體者十七八，然亦無敢捕吾親屬于庭者。汝等乃敢爾耶？」均等趨出，會中使撫問適至，而聞爭廳事，中使回者，首以此奏聞。於是葉均、毛抗、李琮皆罷，而以呂嘉問為守。又除王安石提點江東刑獄，俾遷治所於金陵。初，安石未貴時，名震京師，性不好華服，自奉至儉，或衣垢不澣，面垢不洗。世多稱其賢，蜀人蘇洵獨曰：「是不近人情者，鮮

叔世乞怨

不為大奸，慝作辯奸論以刺之，謂王衍、盧杞合為一人。熙寧二年，王安石言：「周置泉府之官，以權制兼并，均濟貧乏，變通天下之財。後世唯桑弘、劉晏、龔合此意，學者不能推明先王法意，更以為人主不宜與民爭利。今欲理財，則當修泉府之法，以收利權。帝納其說，安石猶恐帝不能決意任之，乃復言：「人才難得，亦難知。今使十人理財，其中容有一二敗事，則異論乘之而起。堯與羣臣共擇一人治水，尚不能無敗事，况所擇而使非一人，豈能無失要當計利害多少，不為異論所惑。」帝曰：「有一人敗事，而遂廢所圖，此所以少

是

成事也。乃立制置三司條例司，掌經畫邦計，議變舊法以通天下之利。命升之安石，領其事。初，泉人呂惠卿自真州推官秩滿入都，與安石論經義，意多合。遂定交。因言於帝曰：「惠卿之賢，雖前世儒者未易比也。學先王之道而能用者，獨惠卿而已。」遂以惠卿及蘇轍並爲檢詳文字，事無大小，安石必與惠卿謀之。凡所建請章奏，皆惠卿筆也。又以章惇爲三司條例官。曾布檢正中書五房，凡有奏請朝廷以爲不便者，布必上疏條析以堅帝意。使專任安石，以威脅衆，俾無敢言。青苗初陝西轉運使李叅以部內多戍兵而糧

儲不足，令民自隱度麥粟之贏，先貸以錢，伺穀熟還官號青苗錢。經數年，廩有餘糧。至是，條例司請以諸路常平廣惠倉錢穀，依陝西青苗錢例，民願預借者，給之。令出息二分，隨夏秋稅輸納。願輸錢者，從其便。如遇災傷，許展至豐熟日納，非惟足以待凶荒之患。民既受貸，則兼井之家，不得乘新陳不接，以邀倍息。又常平廣惠之物，收藏積滯，必待年儉物貴，然後出糶。所及者，不遇城市游手之人，今通一路，有無貴發賤歛，以廣畜積，平物價，使農人有以赴時趨事，而兼井不得乘其急，欲量諸路錢穀多寡，分遣官提舉，每

州選通判幕職官一員典幹轉移出納仍先自河北
京東淮南三路施行俟有緒推之諸路詔曰可乃出
內庫緡錢百萬糴河北常平粟而常平廣惠倉之法
遂變爲青苗矣初安石既與呂惠卿議定出示蘇轍
等曰此青苗法也有不便以告勿疑轍曰以錢貸民
本以救民然出納之際吏緣爲奸雖有法不能禁錢
入民手雖良民不免妄用及其納錢雖富民不免踰
限如此則恐鞭箠必用州縣之事煩矣唐劉晏掌國
計未嘗有所假貸而四方豐凶貴賤知之未嘗逾時
有賤必糴有貴必糴以此四方無甚貴無甚賤之病

今此法見在安石曰君言誠有理當徐思之由是逾
月不言青苗會京東轉運使王廣淵言春農事興而
民苦乏兼并之家得以乘急邀利乞留本道錢帛五
十萬貸之貧民歲可獲息二十五萬從之其事與青
苗法合安石始以爲可用召廣淵至京師與之議於
是決意行焉羣臣言常平章疏上怒悉以付安石安
石復于上曰章疏惟韓琦有可辯餘人絕不近理不
足辯也上然之范鎮言自古以來未有天子而開課
場者王安石曰鎮所言若非陛下親見周禮天子有
此則豈得不爲媿耻元祐元年司馬光請悉罷青苗

錢復常平舊法時免役出錢或未均呂惠卿用其弟
典陽縣尉和卿計創手實法其法官爲定立物價使
民各以田畝屋宅資貸畜產價自占凡屋錢五當蕃
息之錢一非用器食粟而輒隱落者許告首實以三
分之一克賞預具式示民令依式爲狀縣受而籍之
以其價列定高下分爲五等旣該見一縣之民物產
錢數乃叅會通縣役錢本額而定所當輸錢詔從其
言於是民家尺椽寸土檢察無遺至於雞豚亦徧抄
之民不聊生初惠卿制是法然猶灾傷五分以上不
預荆湖察訪使蒲宗孟上言此天下之良法使民自

供初無所擾何待豐歲願詔有司勿以豐凶弛張其
法從之於是益困矣詔罷首實法元祐元年三月司
馬光請悉罷免役錢諸色役人皆如舊制其見在役
錢撥克州縣常平本錢於是詔修定役書凡役錢惟
元額及額外寬剩二分以下許著爲準餘並除之若
寬剩元不及二分者自如舊則尋詔耆戶長壯一皆
仍舊募人供役保正甲頭承帖人並罷侍御史劉摯
乞用祖宗差法御史王巖叟請立諸役相助法舍人
蘇軾請行熙寧給田募役法因列其五利巖叟言五
利難信而有十弊軾議遂格光復言免役之法其害

有五。上戶舊克役。固有陪備。而得番伏。今出錢比舊。費特多年無休息。下戶舊不克役。今令出錢。舊所差皆土著良民。今皆浮浪之人。恣爲奸欺。又農民出錢難於出力。凶年則賣庄田牛具。以錢納官。又提舉司惟務多歛。役錢利寬。剩以爲功。此五害也。今莫若且降敕命。委縣令佐揭簿定差。其人不願身自供役。許擇可任者。雇代。惟衙前一役最號重難。今仍行差法。陪備既少。當不至破家。若猶矜其力難。獨任。卽乞如舊於官戶寺觀單丁女戶有屋產庄田者。隨貧富以差出助。役錢尚慮役人利害。四方不能齊同。乞許監

司守令審其可否。可則亟行。如未究盡。縣五日具指畫上之。州州一月。上轉運司以聞。朝廷委執政審定。隨一路一州各爲之。敕務要曲盡。章惇取光所奏。疎畧未盡者。駁奏之。呂公著言。惇專欲求勝。不顧命令大體。望選差近。臣詳定。於是學士韓維及范純仁。呂大防等詳定。以聞。蘇軾言于光曰。差役免役各有利害。免役之害。聚歛於上。而下有錢荒之患。差役之害。民不得力農。而吏胥緣以爲姦。此二害輕重。蓋畧等矣。光曰。於君何如。軾曰。法相因。則事易成。事有漸。則民不驚。公欲驟罷免役而行差役。蓋未易也。光不以

爲然。軾又陳於政事堂，光色忿然。軾曰：昔韓魏公欲救陝西義勇，公爲諫官，爭之甚力。韓公不樂，公亦不顧。軾昔聞公道其詳，豈今日作相，不許軾盡言邪？光謝之。自是役人悉用見數爲額，惟衙前用坊場河渡錢雇募，餘悉定差，仍罷官戶寺觀單丁女戶，尋以衙前不皆有雇直，遂改雇募爲招募。純仁謂光曰：差役當熟講緩行，不然滋爲民病。願虛心以延衆論，不必謀自己出，必欲謀自己出，則諂諛得乘間迎合矣。如或難回，則可先行之一路，以觀其究竟。光不從，持之益堅。純仁曰：是使人不得言耳。若欲媚公，以爲容悅。

何如？少年台安石以速富貴，哉！光深謝之。安石每聞朝廷變其法，夷然不以爲意。及聞罷助役，反差役愕然失聲，曰：亦罷至此乎？良久曰：此法終不可罷。安石與先帝議之兩年，無不曲盡，後果如其言。安石主僱役，光主差役。蘇軾、范純仁、光門下士復以差役爲未便，章惇、安石門下士亦以雇役爲未盡。三人雖賢否不同，皆聰明曉吏治，兼知南北風俗，其所論甚公，不私于所主。初，光議凡役人皆不許僱人以代，然東南及西蜀諸路，民有高貲或子弟業儒，皆當爲弓手執賤役，既不許募代，甚苦之。呂公著聞其弊，卽令一切

八續類集 卷五十五 五
聽僱募。民情大悅。元祐四年蘇軾言差役之法天下皆云未便。昔日雇役中戶歲出幾何。今者差役中戶歲費幾何。更以一役較之。約見其數。則利害灼然。而况農民在官。官吏百端蠶食。比之僱人。苦樂十倍。李常亦言差法廢久。版籍不明。重輕無準。鄉寬戶多者。僅得更休。鄉狹戶窄者。頻年在役。望詔一二練事。臣僚取差雇二法。便者行之。於是論差役未便者甚衆。遂詔差役有未備者。令舍人王巖叟諫議大夫劉安世同看詳利害。以聞。章惇請復行免役法。置司講議。久而不決。戶部尚書蔡京謂惇取熙寧成法。施行之。

耳何以講爲。惇然之。雇役遂定。市易熙寧五年。自王韶倡爲緣邊市易之說。王安石善之。以爲與漢平準法同。可以制物低昂而均通之。遂用草澤魏繼宗議。以內藏庫錢帛置市易務于京師。凡貨之可市及滯於民而不售者。平其價。市之願以易官物者。聽若欲市於官者。則度其田宅或金帛爲抵當。而貸之錢。責期使償。半歲輸息十一。及歲倍之。過期不輸。息外每月更加錢百分之一。凡諸司配率並仰給焉。以戶部判官呂嘉問爲提舉。賜內庫錢百萬緡爲本。嘉問上建置十三事。其一欲於律外禁兼并之家。輒取利。帝

去之御史劉孝孫言於此見陛下寬仁憂民之至安石曰孝孫稱頌此事為聖政臣愚竊謂此乃是聖政之闕上曰若但設法傾之即兼并自不能為害安石曰若不明立法令但設法相傾即是紙舖孫家所為紙舖孫家為是百姓制百姓不得故止如此豈有為天下主乃只如紙舖孫家所為何以謂之人主已而帝聞其太煩碎人皆怨讟欲罷之以問安石安石對曰立法當論有害於人與否不當以煩碎廢也自是諸州上供薦蓆黃盧之類六十色悉令計直從民願粥者市之以給用尋改提舉在京市易務為都提舉

更得不振
此三字議
論方完足

市易司秦鳳兩浙黔州或都廣州鄆州六市易司皆隸于都司焉上問安石納免役錢如何何故士大夫言不便者甚衆安石曰士大夫或不快朝廷政事或與近習相為表裏自古未有令近習如此而能興治功者上又患多費用安石曰陛下必欲財用足湏理財若理財即湏斷而不惑不為左右小人異論所移乃可以有為上曰古者什一而稅足矣今取財百端不可為少安石曰古非特什一之稅而已市有泉府之官山林川澤有虞衡之官有次布總布質布屨布之類甚衆關市有征而貨有不由關者舉其貨罰其

人古之取稅亦豈但什一而已帝詔中書曰朝廷設
市易本謂平準以便民若用官泉府者今顧使中人
之家失業如此吾民之得泰然也宜釐定其制曾布
見帝言曰臣每聞德音欲以王道治天下今市易之
爲虐駸駸乎間架除陌之事矣如此之政書於簡牘
不獨唐虞三代所無歷觀秦漢以來衰亂之世恐未
之有也嘉問又請販鹽鬻帛豈不貽笑四方帝領之
事未決安石去位神宗崩高后聽政言者交論市易
之患被于天下御史韓川論市易雖曰平均物直而
實不免貨交取利願趣罷其法于是詔罷市易

卷畢

不得擾
民三字議
論方完足

裏自古未有令近習如此而能興治功者上又患置
官多費用安石曰凡創置官皆須度可以省廢興治
乃創置上曰卽如此何故財用不足若言兵多則今
日兵比慶曆中爲極少安石曰陛下必欲財用足須
理財若理財卽須斷而不惑不爲左右小人異論所
移乃可以有爲上曰古者什一而稅足矣今取財百
端不可爲少安石曰古非特什一之稅而已市有泉
字問府之官山林川澤有虞衡之官有次布總布質布屨
淺狹布之類甚衆關市有征而貨有不由關者舉其貨罰
其人古之取稅亦豈但什一而已及帝以旱故命韓

維集市人問之。減坐賈錢千萬。安石遂持嘉問奏曰。朝廷所許民輸免役者。防人情安於樂業。厭於追擾。若一切罷去。則無人祇應。又吏胥祿廩薄。勢不得不求於民。非重法莫禁。以薄廩申重法。則法有時而屈。今取於民鮮。而吏知自重。此臣等推行之本意也。議者乃欲除去。是殆不然。民未嘗不畏吏。方其以行役觸罪。雖欲出錢。亦不可得。今吏之祿可謂厚矣。然未及昔日取民所得之半也。時市易隸三司。嘉問恃勢陵使薛向。出其上。及曾布代向。懷不能平。會帝出手札詢布。布訪於魏繼宗。具上嘉問多收息。予賞挾官

府而爲兼并之事。帝將委布考之。安石言二人有私忿。於是語布與呂惠卿同治。惠卿故憾布。勝繼宗使誣布。繼宗不從。布言惠卿不可共事。帝欲聽之。安石不可。帝遂詔中書曰。朝廷設市易。本謂平準以便民。若用官泉府者。今顧使中人之家。失業如此。吾民安得泰然也。宜釐定其制。布見帝言曰。臣每聞德音。欲以王道治天下。今市易之爲虐。駸駸乎間架除陌之事矣。如此之政。書于簡牘。不獨唐虞三代所無。歷觀秦漢以來衰亂之世。恐未之有也。嘉問又請販鹽鬻帛。豈不貽笑四方。帝領之事未決。安石去位。嘉問持

八編類纂 卷五十五
之以泣安石勞之曰吾已薦惠卿矣及惠卿執政遂
治前獄劾布阻新法出知饒州嘉問亦知常州以章
惇爲三司使神宗崩高后聽政言者交論市易之患
被于天下本錢無慮千二百萬緡率二分其息十有
五年之間子本當數倍今乃僅足本錢蓋買物入官
未轉售而先計思取償至於物貨苦惡上下相蒙虧
折日多空有虛名而已御史韓川論市易雖曰平均
物直而實不免貨交取利願趣罷其法于是詔罷市
易而削前提舉市易光祿卿呂嘉問三秩貶知淮陽
軍其黨皆降黜

八編類纂卷之一百七十六

左編

臣類 相臣

王安石 字成

王安石嘉祐四年以陝西民間多盜鑄大錢於是以
見行當三大錢折小銅錢二謂之折二錢神宗熙寧
四年皮公弼在陝西嘗建言陝西見行當二大銅錢
頃歲西邊用兵始鑄當十錢後兵罷多盜鑄乃以當
三猶私鑄乃減當二行之至今銅費相當民無冒利
盜鑄衰息請以舊銅鉛盡鑄當二錢從之其後折二

錢遂行天下熙寧九年上批都下錢法自祖宗以來未嘗有改其新行折二錢不須取索比較利害宜直指揮京師并畿內並罷先是薛向鑄折二錢於陝西其後許彥又置于廣南以償銅價既而有言折二錢民或不肯折用又諸路繼有如此者故始詔令府界不用後章惇乞并府界用上曰府界既用卽當令京師亦用之至是有言民以折二錢不售訴於開封而後被決者又言有訐三司者以故上批欲罷之及中書訪問開封府三司皆言無是事乃再以進呈上又云但恐經久富民藏小錢莫出爾安石曰大錢亦

無多富民豈肯藏小錢不出藏小錢不出於富民亦有何利矣上又曰恐四夷聞中國行兩等錢以爲貧窘乃傷國體如何安石曰錢有二品自周已然何係貧富且自古興王唐太宗周太宗時極貧然何足爲耻臣初不欲鑄折二錢今乃極論者蓋朝廷舉動四方所瞻稍有罅隙卽爲奸人窺伺愚弄將不能立國是又何以能安天下國家也上乃令復行之然兩宮訖不欲用折二錢故折二錢未嘗進入禁中方平墓誌神宗朝王安石用政罷銅禁奸民日銷錢爲器邊防海舶不復譏錢之出故中國錢日輕而西北三邊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一
二
虜皆山積

熙寧四年九月粥坊塲河渡祠廟九年八月司農粥祠廟於民應天府闕伯微子廟皆在粥中判官劉摯歎曰一至於此往見判府張方平曰獨不能爲朝廷言之邪方平矍然託摯爲奏曰闕伯遷商丘主祀炎火爲國家盛德所乘微子宋始封之君開國此地亦本朝受命建號所因又有雙廟乃唐張巡許遠孤城死敵能捍大患今苦令承買小人規利冗褻瀆慢何所不爲歲收微細實損國體乞留此三廟以慰邦人崇奉之意疏上帝大震怒批牘尾曰慢神辱國無甚於斯於是天下祠廟皆得罷鬻

熙寧六年歲漕江淮西浙米七百萬石以廣軍儲實京邑河北河東陝西三路及內郡自糴買以息邊民飛輓之勞其名不一州縣括民家所積糧市之以供兵食者曰推置取上戶版籍酌所輸租而均糴之曰對糴皆非常制其募商人輸芻粟於邊以要券取鹽及緡錢香藥寶貨于京師或東南州軍陝西則受鹽于兩池謂之入中入中利既厚商賈趨之由是悉以見錢和糴而縣官之費省矣是歲置倉於兩浙稔歲遂爲常呂惠卿復請令諸軍餘糧願糴入官者計賈

支錢復儲其米於倉謂之坐倉河北提舉司置場以常平及省倉歲用餘糧減直聽民以絲綿綾絹增價博買候秋成博糴者謂之博糴又有所謂結糴候糴兌糴皆王安石所建大抵欲省漕費然皆爲民害仁宗卽位始大裁損加以資性恭儉尤務約已以先天下有司言利者多擯不取聞民有疾苦雖厚利舍之無愛及用兵陝西調度百出縣官之費始廣議者或欲省吏兵俸賜帝不許西兵久不解財用益屈詔減后妃宗室之賜以助之於是三司使王堯臣取陝西河北河東三路未用兵及用兵後歲出入財用之

數會計以聞會元昊請臣朝廷亦厭兵屈意撫納歲賜繒茶二十五萬而契丹亦增歲遺至五十萬仁宗深慮之屢命官裁節而有司卒無建明及神宗卽位尤先理財熙寧初命司馬光等置局看詳裁減國用益講修錢穀之法

熙寧二年初仁宗時范詳爲制置解鹽使以鹽募商旅輸芻粟于陝西實邊公私便之祥卒以薛向繼領向請兼以鹽易馬王安石時領羣牧主其說請久任向至治平未向坐與仲諤開邊始罷去會淮南轉運使張靖言向壞鹽法且有所欺隱帝召向與靖對錢

公輔范純仁皆言向罪安石排羣議抵靖於法以向代之置賣鹽場于永興軍罷通商法官自鬻之從薛向之請也自薛向立鹽鈔本其後多虛鈔而鹽益輕至是多言官賣不便乞通商王安石主提舉張景溫之言至課民買官鹽隨貧富作業爲多少之差買賣私鹽聽人告以犯人家財給賞官鹽食不盡留經宿者同私鹽法於是民間騷怨鹽鈔舊法每席六緡至是二緡有餘商人不入粟邊儲失備

四年廢春秋儀禮初上篤意經學深憫貢舉之弊且以西北人材多不在選遂議更法安石謂古之取士俱本於學請建學校以復古明經諸科曰進士科試詩賦亦多得人自緣仕進別無他路其間不容無賢若謂科法已善則未也士少壯時正當講求天下正理乃閉門學作詩賦及其入官世事皆所未習此科法敗壞人材致不如古既而中書門下言今欲追復古制則患於無漸宜先除去聲律對偶之文使學者得專意經術以伺朝廷興建學校然後講求三代所以教育選舉之法施之天下則庶幾可以復古矣于是改法罷詩賦帖經墨義士各占治易詩書周禮禮記一經兼論語孟子每試四場初本經次兼經大義

凡十道次論一首次策三道禮部試卽增三道中書
撰大義式頒行試義者須通經有文采乃爲中格不
但如明經墨義麤解童句而已其殿試則專以策限
千字以上分五等第一等二等賜進士及第第三等
賜進士出身第四等賜同進士出身第五等賜同學
究出身舊制進士入進謝恩銀百兩至是亦罷之仍
賜錢三千爲期集費熙寧元年安石講禮記數難記
者之非是上以爲然詔講筵權罷禮記六年駙馬都
尉馬敦禮乞立春秋學官不許上謂安石曰卿嘗以
春秋自魯史亡其義不可考故未置學官敦禮好學

不倦第未知此意耳敦禮但讀春秋而不讀傳春秋
未易可通馮京等曰漢儒初治公羊後乃治穀梁左
氏最後出上曰漢儒亦少有識見者是年置經義局
訓詩書周禮義以安石提舉呂惠卿王雱同修撰帝
欲召程顥預其事安石不可詔士之蒞官以法從事
今所習非所學宜置律學命官舉人皆得入學習律
令呂惠卿考舉士例阿時者在高等激直者居下劉
敞覆考悉反之惠卿不悅會敞貽書王安石論新法
不便安石怒遂撫其與同院考官王介爭詈事斥通
判泰州敞博記能文章政事與兄敞子奉世名相將

世稱三劉、七月自孔文仲對策、忤安石意、因言於帝、曰、進士試策、則是制科、何必復置是邪、帝然之、呂惠卿執政、復言制舉止於記誦、非義理之學、遂詔罷之、八年、安石復相、以所訓釋詩書周禮三經上進、帝謂之曰、今談經者、人人殊、何以一道德、卿所著經、其以頒行、使學者歸一、遂頒於學官、號曰三經新義、安石撰詩序、稱頌上德、以文王爲比、上曰、以朕比文王、恐爲天下後世笑、卿言當爲人法、恐如此、非是、安石言稱頌上德、以爲比于文王、誠無所悔、上曰、朕豈不自知、須當改之、但言解經之意足矣、遂改撰以進、上乃

頒行之新義、既頒、一時學者無敢不傳習、主司純用以取士、先儒傳注一切廢而不用、又黜春秋之書、不列學官、至詆之爲斷爛朝報、安石又以字學久不講、後罷居金陵、作字說二十四卷、以進、多穿鑿附會、元祐二年、科舉罷詞賦、專用安石經義、且雜以釋氏之說、凡士子自一語以上、非安石新義不得用、學者至不誦正經、唯竊安石之書、以干進、精熟者輒上第、故科舉益繁、呂公著當國、始請禁主司不得以老莊書命題、舉子不得以申韓佛書爲學、經義參用古今之儒說、毋得專取王氏、尋又禁毋得引用王氏字說、初

安石改科舉暮年乃覺其失曰本欲變學究爲秀才不謂變秀才爲學究蓋舉子專誦王氏章句而不解義正如學究誦注疏爾元祐四年分經義詩賦爲兩科試士罷明法科尚書省請復詩賦與經義兼行解經通用先儒傳注及已說又言舊明法最爲下科今中者卽除司法敘名反在及第進士上非是乃詔分經義詩賦兩科罷試律義及詩賦進士習一經試本經論孟義及詩賦論策凡四場經義進士習兩經試本經論孟義及論策亦四場兩科通定高下而取解額中分之夕占其半專經者以經義定取舍兼詩賦

者以詩賦爲去留其名次高下則於策論叅之初司馬光言取士之道當先德行後文學以文學言之經術又當先于辭章神宗專以經義論策取之此乃復先王令典百王不易之法但王安石不當以一家私學欲盡滅先儒令天下師生講解至于律令皆當官所須使爲士者果能知道自與法律真合何必置明法一科習爲刻薄非所以長育人材敦厚風俗也至是遂罷之未幾詔御試舉人仍試賦詩論三題將官熙寧三年改諸路更戍法初太祖懲五代之弊用趙普策收四方勁兵列營京畿以備宿衛分番屯

成以捍邊圉于時將帥之臣入奉朝請獷暴之民收
隸尺籍雖有桀驁恣肆而無所施其間爲什長之法
階級之辨使之内外相維上下相制截然而不可犯
其後定兵制天子衛兵以守京師更番戍邊者曰禁
軍諸州鎮兵以分給役使者曰廂兵選於戶籍或應
使之團結以爲所在防守者曰鄉軍具籍塞下以爲
藩籬者曰蕃軍大抵四者而已至是議者以更戍之
法雖無難制之患而兵將不相識緩急不可恃乃部
分諸路將兵總隸禁旅使兵知其將將練其兵平居
知有訓厲而無番戍之勞尋制置京畿河北京東西

何不去其
重複即此
財已疎於理

二十七將陝西五路四十二將然禁旅盡屬將官飲
食嬉游養成驕惰又將官遂與州郡長吏爭衡每將
各有部隊將訓練官等數十人而諸州舊有總管鈐
轄都監監押設官重複虛破廩祿
保甲安石言先王以農爲兵今欲公私財用不匱爲
宗社長久計當罷募兵用民兵乃立保甲其法十家
爲保有保長五十家爲大保長十大保爲都保有都
保正副主客戶兩丁以上選一人爲保丁附保兩丁
以上有餘丁壯勇者亦附之内家資過厚材勇過人
者亦克保丁授之弓弩教之戰陳每一大保夜輪五

人警盜凡告捕所獲以賞格從事同保犯強盜殺人強姦畧人傳習妖教造蓄蠱毒知而不告依律五保法餘事非干已又非勅律所聽糾皆毋得告雖知情亦不坐若於法隣保合坐罪者乃坐之其居停強盜三人經三日保隣雖不知情科失覺罪逃移歿絕同保不及五家併他保有自外入者收爲同保戶數足則附之俟及十家則別爲保置牌以書其戶數姓名提點刑獄趙子幾迎安石意請先行於畿甸詔從之遂推行於永興秦鳳河北東西五路以達於天下於是諸州籍保甲聚民而教之禁令苛急往往去爲盜

郡縣不敢以聞判大名府王拱辰抗言其害曰非止困其財力奪其農特是以法驅之使陷于罪罟也浸淫爲大盜其兆已見縱未能盡罷願裁損下戶以紓之主者指拱辰爲沮法拱辰曰此老臣所以圖報也抗章不已帝悟由是下戶得免保甲法行帝聞鄉民憂無錢買弓矢加以傳惑徙之戍邊父子聚泣語安石曰保甲宜緩而密神宗崩高后聽政司馬光言于太后曰兵出民間雖云古法然古者八百家纔出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閒民甚多三時務農一時講武不妨稼穡自兩司馬以上皆選賢士大夫爲之無

侵漁之患故卒乘輯睦動則有功令籍鄉村之民二
丁取一授以弓弩教之戰陳是農民半爲兵也三四
年來又令三路置都教塲無間四時每五日一教一
丁在閱一丁供送雖云五日而保正長以泥墾除草
爲名聚之教塲得賂則縱否則留之是三路耕耘收
獲稼穡之事幾盡廢也至是復力言其公私勞擾有
害無益遂詔罷之

保馬熙寧五年王安石建保甲養馬之法文彥博吳
克以爲不便安石持論益堅乃詔開封府界諸縣保
甲願牧馬者聽仍令以陝西所市馬選給之於是會

布等承詔上其條約凡陝西五路義勇保甲願養馬
者戶一匹物力高願養二匹者聽皆以監牧見馬給
之或官與其直令自市府界毋過三千匹五路毋過
五千匹襲逐盜賊外乘越三百里者有禁歲一閱其
肥瘠或病者補償在內界者免體量糧草二百五十
束加給錢布五路者歲免折變緣納錢三等以上十
戶爲一保四等以下十戶爲一社以待病斃逋償者
保戶馬死保戶獨償社戶馬死社戶半償之初行于
開封及陝西其後遂變元豐未創爲戶馬之說神宗
俯首歎曰朕于是愧于文彥博矣彥博頃年爭國馬

不勝嘗曰陛下十年必思臣言。王珪因奏曰罷去祖宗馬監。是安石堅請行之者。本非陛下意也。上歎曰安石誤朕。豈獨此一事。神宗崩。高后聽政。以內旨罷焉。

茶馬熙寧七年。王韶建開河湟之策。遣三司幹當公事李杞入蜀。經畫買茶於秦鳳。熙河博馬。以著作佐郎蒲宗閔同領其事。初蜀之茶園。皆民兩稅地。不植五穀。惟宜種茶。賦稅一例折輸。稅額總三十萬。杞乃卽蜀諸州。勸設官場。更嚴私交易之令。知彭州呂陶言。市場司籠制百貨。歲出息錢。不過十之二。今茶場

司盡權民茶。取息十之三。茶戶被害。不可勝窮。詔止收息十之一。而陶亦以是得罪。未幾以李稷都大提舉茶場。稷與宗閔務浚利刻急。一年之間。通課利及舊界。息稅七十六萬七千餘緡。稷又辟陸師閔幹當公事。以自輔。

初樞密院取武舉法。不能答策者。答兵書墨義。王安石曰。武舉而試墨義。何異學究。誦晝不曉理者。無補於事。夫。收勇力之士。皆屬於車右者。欲以備禦侮之用。則記誦何所施。帝從之。

熙寧二年。上問王安石。以真宗時邊事。安石曰。君臣

議論未嘗說到底。上下相與皆滅裂而已。則何以待夷狄。是時朝廷方經武事。增修邊備。趨時者爭獻北伐之策。呂公著帥定州。卽爲上言。中國與契丹通好久。邊境晏然無事。塞上屯兵。素有節制。惟宜靜以鎮之。保甲新法行。被邊皆設教場。日鳴金鼓。諫人誦戰法。聲達于虜。虜檄邊郡。以爲生事。違誓約。上委公著處其事。公著卽上奏。以爲遣邊人習戰法于境。上非管子寓令之意也。請一切罷去。不聽。是年契丹遣汎使蕭禧來言。代北對境有侵地。請遣使分畫。神宗許之。遣太常少卿劉忱爲使。忱對便殿曰。臣受命以來。

在樞府。考校文據。未見本朝有尺寸侵虜地。且虜門者。古名限塞。雖陞步不可棄。臣當以死拒之。忱出疆。帝手敕曰。虜理屈。則忿。卿姑如所欲。與之。忱不奉詔。虜又遣蕭禧來。帝召執政與忱同對論。難久之。忱固執前議。執政知不可。奪罷忱爲三司判官。帝遣中使賜富弼韓琦文彥博手詔。問以計策。韓琦疏曰。臣觀近年以來。朝廷舉事。則似不以大敵爲恤。虜人見形生疑。必謂我有圖復燕南之意。故造此釁端。屢遣使以爭理地界爲名。觀我應之之實如何爾。其所以致虜之疑者七事。高麗臣屬契丹。於朝廷久絕朝貢。乃

因商舶招諭而來。然於國家初無損益。而契丹謂以圖我一也。吐蕃部族不相君長。未嘗爲邊患。而疆取其地。建熙河一路。殺其老弱萬計。契丹聞之。當謂行將及我二也。邊近西山。地勢高仰。不可爲塘灤。向聞遣使部兵。徧植榆柳。以制虜騎。三也。義勇民兵。將校甚整。教習亦精。而忽創團保甲一道。紛然義勇人十去其七。破可用之成法。得增數之虛名。四也。河北城池工築竝興。增置守具。檢視器械。五也。創都作院。頒降弓刀新樣。大作戰車。費財殫力。先自困弊。六也。置河北三十七將。各專軍政。州縣不得關豫。聲言出征。

又深見可疑之形。七也。夫北虜素爲敵國。因疑起事。不得不然。今橫使再至。初示偃蹇。以探伺朝廷。況代北初與雄州素有定界。若優容而與之。虜情無厭。若終不許。虜遂持此以爲已直。縱未大舉。勢必漸擾諸邊。卒隳盟好。臣嘗切計始爲陛下謀者。必曰自祖宗亦是以來。因循苟簡。治國之本。當先富彊。則可以鞭笞四夷。盡復漢唐故疆。然後制作禮樂。以文太平。故散青苗錢爲免役法。次第取錢。又內外置市易。務新制。日下更改無常。官吏遣者坐徙。不以赦降。監司督責。以刻爲明。今農怨于畝。商旅歎于道路。官吏不安其

職陛下不盡知也。夫欲壞斥四夷以興太平而先使
邦本困搖。衆心離怨。此爲陛下始謀者大誤也。今河
朔累歲災傷。民力大乏。將軍麤勇寡謀。保甲未經訓
練。若驅重兵頓於堅城之下。糧道不繼。腹背受敵。今
爲陛下計。謂宜遣使報聘。優致禮幣。具言朝廷向來
興作。乃修備之常。與北朝通好之久。自古所無。豈有
他意。且疆土素定。當如舊界。請命邊吏退近者。侵占
之地不可持。此造端隳累世之好。如將官之類。因而
罷去。以釋虜疑。萬一聽服。則可以遷延歲月。陛下益
養民愛力。選賢任能。疎遠奸諛。進用忠鯁。使天下悅

素民必至
棄地

服邊備。日克虜果。敗盟然後一振威武。恢復故疆。快
忠義不平之心。雪祖宗累朝之憤矣。彥博弼皆主不
與之論。時安石再入相。曰。將欲取之。必固與之。以筆
畫其地圖。命天章閣侍制韓縝奉使舉與之。蓋東西
棄地五百餘里云。祖宗故地。安石輕以畀隣國。又建
以與爲取之論。至後世奸臣以伐燕爲神宗遺意。卒
致天下之亂。熙寧五年。詔以古渭塞爲安軍古渭。唐
渭州也。自德中陷于吐蕃。至祐中始得其地。因建爲
寨。上將恢復河隴。故命建軍爲開拓之漸。安石以王
韶書進。呈韶言。已拓地千二百里。招附三十餘萬口。

迂

上又論人有才不可置之閒處。因言漢武亦能用人。才。安石曰：武帝所見下。故所用將帥，即止衛霍輩。至天下戶口減半，然亦不能滅匈奴。上曰：武帝自爲多欲耳。安石曰：欲亦不能害政。如齊桓公亦多欲矣，而注厝方器不失爲霸於天下，能用人故也。上曰：漢武至不仁，以一馬之欲，勞師萬里，戾者七十餘人，視人命若草芥，所以戶口減也。人命至重，天地之大德曰生，豈可如此。熙寧六年，自安石用事始，求邊功，知邕州蕭注喜言兵，羨王韶等獲高位，乃上疏言交趾雖奉朝貢，實包禍心，適今不取，必爲後憂。會交人爲占

城所敗，或言其餘衆不滿萬，取之易。詔即以注知桂州，經畧之。注入朝，帝問攻取之策。注復以爲難，度支判官沈起言：南交小醜，無不可取之理。乃以起代注。起受旨於安石，遂一意事攻擾。交趾始貳，八年十月初，廣西屯北兵二十，指揮以備邊。交人畏之，會沈起坐邊議罷，以知處州劉夔代之。夔至，奏罷正兵，而用槍仗分戍，聽邊校言以爲安南可取，乃大治戈船。交人求互市，率皆遏絕。交人表疏上訴，亦不得達。至是，遂分三道入寇：一自廣州，一自欽州，一自崑崙關。連陷欽廉二州，殺士丁八千人。事聞，起坐貶。安置郢

州而除彞名九年正月交趾圖邑州知州事蘇緘悉力拒守外援不至城遂陷緘義不處賊手命其家三十六人皆先歿藏尸于坎乃縱火自焚城中人感緘之義無一人從賊者於是交人盡屠其民凡五萬八千餘口事聞詔贈緘奉國節度使謚忠勇二月以郭逵爲安南招討使安石聞欽廉陷不悅會得交人露布詆中國作青苗助役之法安石怒以天章閣待制趙禹爲招討使宦者嘉州防禦使李憲爲副將兵討之憲久在西北邊好論兵王韶之開熙河憲與有勞故用之旣而禹與李憲議事不合帝因問禹孰可代

憲禹言逵老於邊事願以爲使而已副之帝從其言仍詔占城占臘合擊交趾十二月郭逵次長沙先遣將復邕廉而自將西進至富良江蠻以精兵乘船逆戰官軍不能濟趙禹分遣將吏伐木治攻具機石如雨蠻船皆壞因設伏擊之斬首數千殺其僞太子洪真李軋德懼遣使奉表請軍門納款時官兵入萬人冒暑涉瘴地歿者過半富良江去其國不遠逵不敢渡得其廣源州思浪州蘇茂州枕榔縣而還羣臣稱賀詔以廣源爲順州赦軋德罪元豐五年廣西路轉運使馬默言安化州蠻作過上曰默意欲用兵耳用

兵大事。極須謹重。向者郭逵安南與昨來西師兵夫
死傷皆不下二十萬。有司失入一死。罪其責不輕。今
無罪置數十萬人於死地。朝廷不得不任其咎。

安石知制誥。一日賞花釣魚。宴內侍。各以金楪盛釣
餌。藥置几上。安石食之盡。明日仁宗謂宰輔曰。王安
石詐人也。使誤食釣餌一粒。則止矣。食之盡。不情也。
常不樂之後。安石自著日錄。厭薄祖宗。仁宗尤甚。每
謂漢文帝不足取其心。薄仁宗也。神宗知安石之貧。
命中使甘師顏賜之金五十兩。安石好爲詭激矯厲
之行。卽以金施之。定林僧舍。師顏因不敢受。常例回

具奏之。上諭御藥院牒江寧府於安石家取師顏常
例。初李師中任州縣。邸狀報包拯叅知政事。或曰。朝
廷自此多事矣。師中曰。包公何能爲。今知鄞縣王安
石者。眼多白。甚似王敦。他日亂天下者。必斯人也。世
貴其先識。上曰。今中外大臣更無可用者。獨升之有
才。知曉民政。邊事他人莫及。光曰。升之才智。誠如聖
旨。但恐不能臨大節。而不可奪爾。昔漢高祖論相。以
爲王陵少戇。陳平可以輔之。平智有餘。然難獨任。真
宗用丁謂。王欽若。亦以馬知節參之。凡才智之士。必
得忠直之人。從旁制之。此明主用人之法也。上曰。然

升之朕固已戒之矣。上又曰：安石何如？光曰：人言安石奸邪，則毀之太過；但不曉事，又執拗爾。上曰：韓琦敢當事，賢於富弼，但未彊爾。光曰：琦實有忠於國家之心，但好遂非，此其所短也。上因問至呂惠卿，光曰：惠卿儉巧，非佳士，使安石負謗中外，皆惠卿所爲也。近日不次進用，大不合衆心。上曰：惠卿明辯，亦似美才。光曰：惠卿文學辨慧，誠如聖旨，然用心不端。陛下更徐察之。江克李訓，若無才，何以動人？至上因論臺諫天下耳目。光曰：臺諫天子耳目，陛下當自擇人。今言執政短長者，皆斥逐之，盡易以執政之黨，臣恐聰明將有所蔽蒙也。上曰：諫官難得，卿更爲擇其人。光退而舉陳薦、蘇軾、趙彥若。光嘗謂安石曰：介甫行新法，乃引用一副小人。或在清要，或爲監司，何也？安石曰：方法行之初，亦是初心舊時人不肯向前，因用一切有才力者，俟法行已成，卽逐之，却用老成者守之，所謂智者行之，仁者守之。光曰：介甫誤矣。君子難進，易退；小人及是若小人得路，豈可去也？必成讐敵。他日將悔之。安石默然。後果有賣安石者，雖悔之無及。光知永興軍，上章曰：臣之不才，最出羣臣之下。先見不如呂誨，公直不如范純仁，程顥敢言，不如蘇軾、孔文仲、勇決

公直不如范純仁，程顥敢言，不如蘇軾、孔文仲、勇決

宋臣酷愛
官爵盡干
此言

不如范鎮若臣罪與鎮同則乞依鎮例致仕若罪重
於鎮或竄或誅所不敢逃帝必欲用光召知許州令
過關上殿謂監察御史程顥曰卿度光來否顥對曰
陛下能用其言光必來不能用其言光必不來帝曰
未論用其言如光者常在左右自可無過光力辭召
命帝嘗謂左丞蒲宗孟曰如光未論別事只辭樞密
一節朕自即位以來惟見此一人帝之眷禮於光如
此不衰特光以新法不罷義不可起安石晚年於鍾
山書院多寫福建子三字蓋悔恨於呂惠卿者恨為
惠卿所陷悔為惠卿所誤也每山行多恍惚獨言若

亦物二字
不足盡之
亦口負執
而已

狂者安石既病邸報司馬光作相張然曰司馬十二
作相矣安石卒光在病中聞之簡呂公著曰介甫無
他但執拗耳贈恤之典宜厚光盛德如此安石嘗云
自議新法始終言可行者會布也始終言不可行者
司馬光也餘皆前叛後附或出或入劉世安嘗與馬
永卿論安石曰神廟即位富於春秋天資絕人讀書
一見便解大指是時見兩蕃不服及朝廷州縣多紆
緩不及漢唐全盛時每與大臣論議有怫然不悅之
色當時執政從官中有識者以謂方今天下正如大
富家上下和睦田園開闢屋宇牢壯財用充足但屋

自古小人
得君未有
不揣知上
意者

宇少設飾器用少精巧僕妾朴魯遲鈍不敢作過但有隣舍來相凌侮不免歲時以物贈之其來已久非自家做得如此遂不敢承當上意改革法度獨金陵揣知上意以一身當之爲激切奮厲之言以動上意遂以神廟爲不治之朝神廟一旦得之以爲千載會遇改法之初以天下公論謂之流俗內則太后外則顧命大臣尚不能回況臺諫乎祇增其勢耳役法新舊差募二議俱有弊秦晉之民以差役爲便吳蜀之民以雇役爲便安石與光皆早貴少歷州縣不能周知安石與呂公著素相厚嘗曰呂十六不作相天下

不太平及薦公著爲中丞其辭以謂有八元八凱之賢未半年所論不同復謂左驩堯共工之姦安石之喜怒如此蓋孫覺嘗爲上言今藩鎮大臣如此論列而遭挫折若唐末五代之際必有與晉陽之甲以除君側之惡者矣上已忘其人但記美鬚誤以爲公著也初安石患臺諫多橫議故用公著爲中丞旣而天下皆患條例司爲民害公著乃復言條例不便安石以公著叛已怨之尤深已而上語執政呂公著嘗言韓琦將興晉陽之甲以除君側之惡安石因用爲公著罪除知潁州後公著居洛一日對邵雍長歎曰民

不堪命矣。雍曰：介南者遠人，公與君實引薦至此，尚何言。公著作曰：公著之罪也。初，安石甫執政，士大夫多以爲得人。呂誨獨言其不通時事，大用之則非所宜。將對學士司馬光，亦將詣經筵，相遇竝行。光密問今日所言何事。誨曰：袖中彈文，乃新參也。光愕然曰：衆喜得人，奈何論之。誨曰：君實亦爲是言。邪。安石雖有時名，然好執偏見，輕信姦回，喜人佞已，聽其言則美施於用，則疎置諸宰輔。天下必受其禍，且上新卽位，所與圖治者，二三執政而已。苟非其人，將敗國事。此乃心腹之疾，顧可緩邪。上疏言大姦似忠，大詐似

信。安石外示朴野，中藏巧詐，驕蹇慢上，陰賊害物，誠恐陛下悅其才，辯久而倚庇。大姦得路，羣陰彙進，則賢者盡去，亂由是生。臣究安石之迹，固無遠畧，唯務改作，立異於人，徒文言而飾非，將罔上而欺下。臣竊憂之，誤天下蒼生，必斯人也。疏奏，帝方眷注安石，還其章，疏誨遂求去。帝謂曾公亮曰：若出誨，恐安石不自安。安石曰：臣以身許國，陛下處之有義，臣何敢以形迹自謙。苟爲去就，乃出誨知鄧州。誨旣斥，安石益橫，光由是服誨之先見。自以爲不及也。誨病，自草章乞致仕，曰：臣無宿疾，偶值醫者用術乖方，殊不知脉

候有虛實陰陽有逆順診察有標本治療有先後妄
 投湯劑率任情意差之指下禍延四肢非祇憚蹀籟
 之苦又將虞心腹之變蓋以一身之疾踰朝政之病
 也司馬光邵雍日就卧內問疾誨所言皆天下國家
 之事憂憤不能忘未嘗一語及其私也一日手書托
 光以墓誌光亟省之已暝目矣光呼之曰更有以見
 屬乎誨復張目曰天下事尚可為君實勉之光誌其
 墓未成河南監牧使劉航自請書石既見其文遲回
 莫敢書其子安世曰成吾父之美可乎代書之航又
 陰祝誨諸子勿摹本恐非三家之福時小人蔡天申

厚賂鑄工得本以獻安石安石得之掛壁間謂其門
 下士曰君實之文西漢之文也誨恐死謂光以天下
 事尚可為當自愛後光相天下再致元祐之盛誨不
 及見矣天下聞其言而悲之至光薨誨之子曰庚作
 挽詩云地下若逢中執法為言今日再昇平記其先
 人之言也初帝欲用安石參政唐介言安石難
 大任帝曰文學不可任邪經術不可任邪吏事不可
 任邪介對曰安石好學而泥古議論迂闊若使為政
 必多所更變介退謂曾公亮曰安石果大用天下必
 困擾諸公當自知之時執政進除自上久之不決既

數日乃曰朕問王安石以爲然可卽施行介曰陛下
比擇大臣付以天下之事臣近每聞陛下宣諭某事
問安石以爲可卽施行某事問安石以爲不可未得
施行如此則執政何所用必以臣爲不才當先罷免
此語傳之天下恐非信任體也安石旣執政奏言中
書處分事用劄子皆言奉聖旨不中理者常十八九
不若令中書自出牒不必稱聖旨上愕然介曰太宗
時寇準用劄子遷馬拯等官不當拯訴之太宗曰前
代中書有堂牒指揮事乃權臣假此以威福天下太
祖朝趙普爲相堂牒重于勅命尋令削去今復置劄
子何異堂牒今安石不欲稱聖旨則是政不自天子
出也上曰太宗制置此事極當安石與介同爲叅政
議論未嘗少合安石好馮道以其能屈身安石如諸
佛菩薩之行一日於上前語及此事介曰道爲相易
四姓事十主此得爲純臣乎安石曰伊尹五就湯五
就桀者志在安人而已豈可亦謂之非純臣也介曰
有伊尹之志則可安石爲之變色是時富弼曾公亮
爲相安石與趙抃唐介爲叅政安石方得君銳意新
天下之政自宰執同列無一人議論稍合而臺諫章
疏攻擊者無虛日弼以病足公亮以年老俱引去介

屢爭於上前不能勝未幾疽背歿拚力不勝但終日
歎息遇一事更改卽聲苦者數十故當時謂中書有
生老病歿苦言安石生公亮老弼病介歿拚苦也鄭
俠嘗從安石學後舉進士調光州司法秩滿至京會
安石秉政問以所聞俠因爲具言青苗免役用兵之
害安石不答又數以書論之亦不報久之得監在京
安上門時初行免役及收市利錢京師細民負水拾
髮擔粥提茶之類皆有免行錢不輸者毋得販鬻市
道門司稅院竝行倉法專攔月賦每正稅百錢則收
市利十錢以給之逮法之行則正稅不及十錢者有
司亦取之其末反重於本俠又言於安石得損其尤
甚者數事會大旱自十一月不雨至於三月河東河
北陝西流民大入京師與城外饑民市麻粃麥麩爲
米或掘草根木實以食或身被鎖械而負瓦揭木賣
妻鬻子以償官俠畫圖爲書以聞曰如行臣之言十
日不雨卽乞斬臣以正欺罔之罪神宗覽疏歎息遂
詔韓維體量免行錢曾布體量市易法又詔司農寺
發常平倉於商稅務及諸門稅錢三十文以下市利
錢二十文以下青苗免役權罷追索方田保甲竝罷
民間權呼相慶越三日大雨七日早朝賀雨上出圖

狀示宰執且責之丞相以下皆謝罪安石遂力求去
薦惠卿以代已命下之日京師大風雨上翳席逾寸
俠又上書言安石本爲惠卿所誤至此今復扳援以
遂前非不復爲宗社計又上疏諫用兵語甚切屬熙
河奏捷殺戮甚衆上爲惻然手詔諭王韶等今後只
務招降未征餘黨毋以多殺爲功於是惠卿等益惡
之俠又上書譏大臣甚衆并詆臺諫皆如芻靈木偶
又言禁中被甲登殿等事奏入執政大怒言於上以
爲謗訕朝政追毀出身以來文字送汀州編管既行
上問惠卿鄭俠小臣禁中密事及大臣奏對之言何

京直認亦
已一夫而

自聞之惠卿對曰此皆馮京手錄使王安國持示導
之使言耳惠卿與京同列議多矛盾又以譖事安石
爲安國所疾屢諷其兄不悟故并中之已而上以惠
卿語責京京惶恐曰臣與俠素不相識上方疑之御
史知雜張琥遂以俠事劾京京奏俠行未遠乞追還
對辯遂詔赴臺推勘遣舒亶追俠及諸太康搜其衣
橐得王堯臣所贖銀三十兩御史臺知班楊忠信所
贈韓范諸公所言新法不便奏藁兩秩遂逮赴詔獄
俠對實不識京但每追人吳無至請檢院投匭判院
丁諷輒爲無至道京稱歎之語及罷局時遇安國於

途安國馬上舉鞭相揖曰賢可謂獨立不懼因隨至
所居求觀前後奏草俠答以未嘗存留安國亦言見
所與家兄書雖安國之言不聽而況公乎俠曰不意
丞相一旦爲小人所誤以至於此安國曰是何爲小
人所誤家兄自以爲人臣子不當避四海九州之怨
使怨歸於已方是臣子盡忠國家俠曰未聞堯舜在
上夔契在下而有四海九州之怨安國以爲然忠信
者嘗應詔言新法不便因謂俠曰御史職在諫爭皆
緘默不言公一監門耳乃上書不已是言責在監門
而臺中無人也探懷中書受俠曰以此爲正人助京
未嘗使安國傳道省中語凡所論乃隣居內殿崇班
楊永芳所告也安國赴對不承俠責之曰凡對制使
不常有隱口所言者安得諱之天地鬼神皆在左右
學士欲誰欺邪安國乃伏獄成俠送英州編管忠信
無至皆編管湖外京罷政安國放歸田里安國安石
弟也舉進士又舉茂材異等熙寧初韓絳薦其材行
除西京國子教授官滿至京師上以安石故賜對帝
曰卿學問通古今以漢文帝爲如何主對曰三代以
後未有也帝曰但恨其才不能立法改制爾對曰文
帝自代來入未央宮定變故俄頃呼吸間恐無才者

不能至用賈誼言待群臣有節專務以德化民海內
興於禮義幾致刑措則文帝加有才一等矣帝曰王
猛佐符堅以叢爾國而令必行今朕以天下之大不
能使人何也曰猛教堅以峻刑法殺人致秦祚不傳
世今刻薄小人必有以是誤陛下者願顓以堯舜三
代爲法則下豈有不從者乎又問卿兄秉政外諭謂
何曰恨知人不明聚歛太急爾帝默然不悅由是別
無恩命止授崇文院校書後改秘閣校理屢以新法
力諫安石又質責曾布誤其兄深惡呂惠卿之奸先
是安國教授西京頗溺於聲色安石在相位以書誡
之曰宜放鄭聲安國復書曰亦願兄遠佞人惠卿銜
之及安石罷相惠卿遂因鄭俠事陷安國坐奪官放
歸田里詔以諭安石安石對使者泣下既而復其官
命下而安國卒年四十七徽宗末楊時言蔡京以繼
述神宗爲名實挾王安石以圖身利故推尊安石加
以王爵配享孔子廟庭循致今日之病實安石有以
啟之也謹按安石爲邪說之事姑卽一二明之昔神
宗稱美漢文罷露臺之費安石乃言陛下若能以堯
舜之道治天下雖竭天下以自奉不爲過也夫堯舜
茅茨土階其稱禹曰克儉于家則竭天下者必非堯

辨之道後王黼以三公領應奉司號為享上實安石
自舉之說有以唱之也其釋鳧鷖之末章則曰以道
守成者役使羣衆泰而不為驕宰制萬物費而不為
侈按此章止謂能持盈則神祇祖考安樂之無後難
耳而安石獨為此說後蔡京輩爭以奢僭相高輕費
妄用窮極淫侈實安石此說有以唱之也其害豈不
甚哉乞正其學術之繆追奪王爵明詔中外毀去配
享之像遂降安石從祀之列胡安國曰此奏是取王
其肝心底劊子手

編類纂

